

温情福泉山

姜林娜

上周,我们去位于陶山的福泉山森林公园踏春。

既是踏春,自是随意探访着山中美景。春天雨水多,尤其是在山里。因是早春,路旁有许多光秃的树枝,但山林里已有翠叶重生,一眼望去是极美的绿色。

我们信步拐进一条曲径通幽的石头路。小路滑滑的布满了绿苔,因为雨水浸透而显得颜色暗沉。路的左边是青灰色石头垒成的墙壁,攀满了爬山虎,路右边是茂密的竹林。当微风扫过,这蔓延缠绵在青石壁上的紫绿色藤萝,与竹叶随风而舞,随风而曳。发出的沙沙声,让你感慨时光别样风情逝去的悄然,更让你觉得这里是万年前的伊甸园,沉郁,古朴,深邃,宁静,清幽。忽然,前面有隐约的麦克风发出的歌声,突兀地传来,把我从渺远的思绪里拽出来返回了现代,也牵引着我们不用走回头路就到了我们落脚的山中饭店。环顾四望,发现这间山中屋子,颇有几分陶渊明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的闲情逸致;又有李清照寻寻觅觅,冷冷清清,凄凄惨惨戚戚的婉约。

午饭后,我们出发去著名的白云岭古道。由于太久没锻炼,在走那长长的似乎没尽头的台阶时,几个女人虚汗淋漓,双腿直打颤,被同伴的很快就到了。就在前面一步步,骗到了福泉寺。

福泉寺被《瑞安县志》记载为南朝齐、梁时期著名隐士山中宰相陶弘景的隐居之所。寺门口悬挂的对联上联福泉白水山山出,据说就出自他之口,一千多年过去了,还没有人对出下联,堪称千古绝对。

福泉寺附近有升仙坛、炼丹岩、种玉畦、洗药池等遗迹。不远处就是后人翻新过的炼丹亭。陶弘景在这里种药采药炼丹,为穷人治病,分文不取。出于敬仰古人的仙风道骨,大家纷纷在这仙地合影留念。

走在白云岭古道上,沿路石岩岩形千姿百态,岩间有花竞艳,尤其那绰约新妆玉有辉,素娥千队雪成围的玉兰花,清丽脱俗。山间有细长的溪流,也有朗阔的山涧。溪涧里,水声潺潺。一路听虫鸣鸟唱,莺啼水响,看植被树林,吞吐换气,不是心旷神怡,就能总

结啊。再往上走,雾霭渐生,云雾弥漫,林间每一条小路每一棵树木似乎都长着同一张面孔,路上的每一个行人似乎都是同一个背影,在灰蒙蒙的视线里,没有一点缝隙,稍微慢了,就找不到同伴的身影。这正应了千年前陶弘景的一首诗:山中何所有,岭上多白云。一千年后,白云岭上仍然如此白云缭绕如仙境。时光在这里仿佛是停滞的,又仿佛是永恒的。

有雨丝飘来,落在脸上,凉凉的不甚舒服。正踟躇间,这雨就随风迎面扑来,一下子变得绵密。我们马上转身跑下山回到车里时,外面已是大雨纷飞,整个山路都被笼罩在一片悱恻的烟雨

中。回城的路上,望着窗外的雨和那一片无尽的黑,大家感慨万千。福泉山真是善解人意福泽普照,来之前下雨,走之后下雨,中间让我们安安心心玩个痛快。玩笑语随风而散,眼前细密的雨帘缠绕着偶有水声滴落的声音,鼻息间满是福泉山上一缕缕温情的花香,芬芳着绵长而安然的光阴。

照片是窗

胡晓露

双休日整理书架,从一本厚精装书中滑出一张泛黄的旧照片,远去的记忆瞬息鲜活起来。

这是一张拍摄于7年前11个人的合影,背景是寨寮溪宾馆门口的阶梯。因为拍照时阳光强烈,我们每个人都努力睁大眼睛,开心地笑着。唯有后排左二的男生D,眯了眼。

那是一个周末夏日,瑞中文科班部分同学自驾游寨寮溪。炎热的天气,最适合去漂流了。只见那溪水碧波荡漾,清澈明净。溪畔绿洲石滩,竹树摇曳。两岸群山逶迤,翠谷纵横。这浙南山乡的一派浓郁野趣,让我们迫不及待地要来两只竹筏,争先恐后地抢着竹椅子坐下来,互相拍照,撩水嬉戏,不亦乐乎。

当我们这只先坐满五人的竹筏正准备离岸时,D不知从哪搞来一只黑色塑料袋,装满水,扎紧袋口,像抱着一个大地雷般,从岸边直冲过来,奋力将黑地雷砸向溪水,顿时水面爆裂,水花飞溅,竹筏上的我们即刻成了五只落汤鸡。等我们擦干眼睛,只见始作俑者D正得意而飞快地跳上后一只竹筏,迅速离岸,与我们擦肩而过。

为复湿身之仇,我们奋力齐划竹筏追赶他们。快靠近时,我们的掌舵者S迅速调转撑篙,用更粗大的一头使尽全力砸向水面。因为用力过猛,重心不平衡,只听噗通一声,便不见了S的人影。还没等我们回过神,好水性的他已从水面冒出,麻利地攀上竹筏。只是那挂在他胸前装皮套里的家用摄像机却因进水打不开了。

午饭时,在一个农家小饭馆,W戏称自己是瑞安电视台来采访的,拿着那坏了的摄像机装模作样对着小饭馆两个女店员采访。其中一个女店员喜出望外地对着镜头说:等一下拍,让我先把头发整理好。好了,您开始吧!嗯,开店已有5年了,我们这里休息天生意特别好。今晚就在电视里播出啊?

那我们晚上早点打烊等着收看节目!采访在有板有眼地进行,一旁的我们笑岔了气。

照片是窗,寨寮溪之行快乐记忆,从此定格,成为一段永恒。

莫道秋江别离难,明日舟船是长安。可是,我们11个人还会在明日的长安齐聚吗?有些人,并不一直在。

不久,我们就听说D多次住进北京等地医院检查治疗了。等他回来,我们几人相约去他家看望。他见到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:健康很重要,你们平时一定要注意身体啊!

后来,听说D住进市人民医院,已处于时而昏迷的状态。当我们再去病房看望他时,他正清醒着,但人已瘦得脱了形,只对我们无力微笑着,什么话也没说。

再后来,曾那么乐观有活力的D终究还是走了。

去参加同龄好友追悼会的我们,唏嘘不已,叹岁月不常春,惜人生太匆匆。曾经幼稚地以为,明天很多,时间很长,可等到一个个明天逝去后,才发现来日并不方长。时光,一如既往地流逝,它从不怜悯,从不理会任何人的悲欢离合。人生,偶尔一个转身,就再无回首,偶尔一个回眸,就不再转身。

时光碾过,泪光闪烁。

照片是窗。此刻,窗内是两排的我们,窗外是我独自。我和他们挨得这么近,可以静静地对望着。但我们之间又分明隔了一层叫岁月的玻璃。逝去的时光,掠去的影儿,不知是谁模糊了谁的脸。曾经,我们是一团蒲公英,被那年寨寮溪的夏风轻轻一吹,就呼地一下四散开去,星星点点地落在那么多地方:瑞安、温州、台州、杭州、上海、广州,甚至阴阳相隔!

照片是窗。窗内,历历往事在记忆里镌刻。窗外,春暖花开,穿越阴霾,阳光正洒满窗台。

珍惜每一缕阳光,珍爱每一个眼前人。

春播

林寿明

我是一个地道的瑞安人,已是古稀之年了,园艺种植是我的爱好,并和它结下深厚感情。

现在回想起第一次种南瓜,第一次收获果实的喜悦仍历历在目。那是上世纪60年代初国家困难时期,粮食紧缺,要渡过难关,只得自己动手。在自家老屋院内,近屋檐下的地方,用钢钎把老灰坦地撬开硬面层,挖底见土,用上两只镂空笼子镶嵌,在凹孔之中,装满泥土。清明时分栽上3棵南瓜苗,立夏南瓜苗壮,生长期,南瓜藤顺势爬上了稻草绳,又爬上小青瓦屋面上,时隔一个月,绿色南瓜藤就覆盖了一片屋面,清晨金色的南瓜花点缀绽放在绿叶中,露水晶莹,显得分外耀眼。小暑时节,已结下两个10多公斤的大南瓜,在那个粮食短缺岁月里,过路人无不抬头仰望、赞叹。

1965年上半年,春播日子来临之前,我换了一个思路,兄弟多人动手,到河滩,废弃地捡来碎砖石头,在原本老围墙内侧垒成短垣,面积约3.5平方米,就近挑来种植



土。每年都种上丝瓜,年年获得丰收。其实,在城市中,给植物施肥是最困难的事,半年要施三次肥,那个年代没有化肥,无奈之下只能用人粪作肥料,臭气难闻。又是夏天,又是邻居纳凉时分,施肥只得选在夜里23时进行。施肥前,在株距适宜的位置挖成凹土坑,施肥后浇水泥土覆盖,有序进行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,虹桥路西侧旧城拆迁改造,我也成了拆迁户,另外租赁了城区浦中巷当成民房。民房前有一小院子,因地制宜种了两年丝瓜。

我的办公室设在原瑞安气象站二楼。办公室东侧,有约20平方米空地,由于该地均为砾石、低洼,无人种植。我想办法是,先将砾石小面积挖深至实泥层,并撒上适量化肥当基肥,后原土覆平,在

安装好混凝土空心砌块,再装上种植土,共安装3处混凝土空心砌块,种植面积提高20厘米,可种冬瓜苗6株,每天下班后与休息天,我总要到园地除虫、拔草、浇水。在我细心呵护下,从冬瓜苗种下计算120天后最大的冬瓜竟然达到25公斤。开摘那天,我顺手一抱,手心被冬瓜表皮毛刺还扎疼了呢。

退休后,我仍坚持自己的爱好。春夏秋冬耕种不断,曾种植过瓜类外,还种过马铃薯、番茄、茄子、西红柿、秋葵、芹菜、包心菜、大蒜等。庄稼一枝花,全靠肥当家,人家种地施的是化肥,而我采用环保型的有机肥,腐烂的树叶,树叶腐烂后是最好的氮磷钾复合肥,饭后餐桌上的动物骨头也是上等肥料。种出来的果蔬特别可口,和市场上买的果蔬在口感上是无法比拟的。

